



謝范政啓

李



右覲昨奉制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久不謀於仕進雨露
之澤俄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竊念覲門地孤
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者克賦報聞而
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首稚子未能應門苟
非躬親難得衣食况思戴記啜菽盡歡之訓且畏曾經遠
遊有方之誠出疆載質自知不諧脩身俟死亦何敢怨伏
遇其官以周召左右之賢當申甫蕃宣之任棄席疲馬不
忘舊物管蒯顛顛必欲兼用特形慰薦脩問朝廷致此妄

庸亦蒙齒錄夫冗散一官品秩至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
衰族得之已幸稍殊編戶便可安居敢不祗承惠貺益進
學藝大鈞播物非久具瞻播木爲器更當有望仰企牆仞
下情無任感知荷恩激切之至

謝益殿下啟

夏良勝

謹啟爲禮儀事伏念良勝猥以疎愚之質幸列聖治之朝
西曹視案素乏明允之聲東部連街大失否臧之職每捫
門而愧臣節期碎首以答君恩屬者感時觸事拔茹連章
迹有涉于狂誣詞或犯於忌諱荷聖明曲宥斧鉞之惟寬
首領獲全編氓之次列艱危取道蒸暑兼程攜骨肉以生
還遂丘首之死所仰叨庥庇頻致問于先期更辱多儀懼
拜恩於後至顧以負譴深重卧病衰憊安敢進列班行尚
未能出門戶伏枕萬慮勉劑續冀以陳情望庭百拜雖曳

何以塞責有懷縷覩無任懇祈

易論

李觀

或曰易之爲書也其不可學邪何其微而不顯也曰學者之過也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則卜筮之書未爲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爲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繫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爲之注炳如秋陽坦如大達君得之以爲君臣得之以爲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不在其中矣爾欲聞之乎曰然則請問爲君之道曰夫用貴莫若

恭用富莫若儉恭則衆歸焉儉則財阜焉恭儉者先王之所以保四海也損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爲元吉龜可決疑喻明智也以柔居尊而爲損道明智之士皆樂爲用矣非徒人助天且福之故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恭之得衆也如此賁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箋箋吝終吉丘園謂質素之地也五得尊位爲飾之主而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則費財物束帛乃箋箋衆多也儉之足用也如此非徒儉於身也祭祀鬼神尚可菲薄旣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祭之薄者也謂修德

以祭雖薄而受福也夫上之利民以財則不足也百姓安堵而不敗其業利之大者也益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則不須疑問必獲大吉而物亦以信惠歸於我也夫溥愛無私君之德也反是則非益之謂也屯九五曰屯其膏小正吉大正凶膏謂恩惠也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博施群小而繫應在二所惠偏狹於有司之正則吉於大人之正則凶也比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謂爲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不能無私於物惟賢是與

愛於來而惡於去用三驅之道者也伐不加邑動必討叛
雖得乎顯比之吉而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故象曰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夫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修尚
力取勝亦已勞矣同人九五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
克相遇謂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大師克之然
後得志也困九五曰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赤紱謂異方之物也五以剛猛物所不附忿物不附而行
威刑則異方愈不懷矣而體在中直能不遂迷乃徐修德
則得喜說履夫尊位過而能改以斯祭祀必受福也夫以

至尊敵至賤勝之不足爲武也夬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
无咎苒陸草之柔脆者謂上六也夬之時以君子決除小
人而五處尊位躬自決之難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
足以免咎而已故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夫安非福也
危非禍也知危而懼安莫如之否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處君子道消之時已當尊位能施否於
小人而自成其將亡則得苞桑之固也夫救弊之術莫大
乎通變然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斷而行之不足以有
爲矣巽初六曰進退利武人之貞謂處令之初未能服令

故進退也則宜用武威以整齊之乃能成命也革上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謂居變之終道已成則小人變面以順上也夫治國始于齊家王化本于夫婦百代不易之道也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謂居於尊位而明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子兄弟夫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勿恤而吉也凡此皆爲君之道也或曰子謂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修而乃以威武成命何也曰同人九五敵剛也困九五來異方也其欲勝敵懷遠不可暴也舜於有苗文王於崇乃其迹也巽之初六行令於吾人也令善而衆疑不濟以威是終不可爲也周官凡出教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其事也蓋所施之異胡可結以一言哉

禮論一

李觀

或問聖人之言禮奚如是之大也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曰嘗聞之禮樂刑政天下之大法也仁義禮智信天下之至行也八者並用傳之者久矣而吾子一本于禮無乃不可乎曰是皆禮也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禮之本也曰樂曰政曰刑禮之支也而刑者又政之屬矣曰仁曰義曰智曰信禮之別名也是七者蓋皆禮矣敢問何謂也曰夫禮之初

順人之性欲而爲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饑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饑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于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爲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醢以爲飲食菹麻爲布纁絲爲帛以爲衣服夏居槽巢則有顛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腿之疾于是爲之棟宇取材於山取土於地以爲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於是範金斲木或爲陶瓦脂膠丹漆以爲噐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于是爲之婚姻以正夫婦爲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爲之伯仲叔季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統上下不列則羣黨爭于是爲之朝覲會同以辨君臣爲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懵也于是爲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入之道不接則離也於是爲之宴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爲之衣衾棺槨衰麻哭踊以奉死喪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於是爲之禘嘗郊社山川中霤以修祭祀豐殺有

等疏數有度貴有常奉賤有常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禮之大本也飲食既得衣服既備宮室既成器皿既利夫婦既正父子既親長幼既分君臣既辨上下既列師友既立賓客既交死喪既厚祭祀既修而天下大和矣人之和必有發也于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於禮而輔於禮者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於世是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正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

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宐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同出于禮而不可缺者也於是乎又別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斷決而從宐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譬諸手足焉同生於人而輔于人者也手足不具頭腹豈可動哉手足具而人身舉三支立而禮本行四名者譬諸筋骸之類焉是亦同生於人而異其稱者也言乎人則手足筋骸在其中矣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

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

禮論二

李觀

或人不論曰節其和者謂之樂行其怠者謂之政威其不從者謂之刑信然矣其所以統於禮者願聞其指曰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因十二月之氣分而爲律呂因六律六呂作爲十二管因其清濁與其輕重配而爲五聲因其五聲變而雜之以爲八音或爲歌詩或被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爰及干戚羽旄以道人之和心以舞人之手足小大有所終始有經倡和有秩節奏有差誦伸俯仰必有齊也綴兆行列必有正也宮軒特縣各當其位四六八羽今

照其數以範五行以調八風以均百度以象德行以明功業以觀政治以和人神此禮之一支樂著矣出號令立官府制軍旅聚食貨號令所以明約束官府所以正職掌軍旅所以待不虞食貨所以贍不足是故爲之符璽節旄以信號令爲之掾屬胥徒以備官府爲之甲冑五兵以成軍旅爲之井田賦貢以興食貨爲之城郭溝池所以限內外也爲之度量權衡所以平多少也爲之書契版圖所以窮變詐備遺忘也爲之囹圄犴梏所以嚴推劾禁犇逸也官各有守事各有程先後有次遲速有檢以辨國之大事以

平天下之民以躋至治此禮之二支政成矣伐不義侵不庭刺有罪或以鈇鉞或以刀鋸爲大辟爲宮爲刑爲墨爲劓爲剕爲鞭爲朴爲流爲贖輕有其等重有其常用之有地決之有時所以懲天下之人使皆遷善而遠罪此禮之三支刑行矣夫所謂禮者爲而節之之謂也是三者其自成乎果有爲之者乎其自治乎果有節之者乎苟不爲也不節也則十二管不作五聲不辨八音之器不具干戚羽旄不設小大無其所終始無其經倡和無其秩節奏無其差詘伸俯仰不齊也綴兆行列不正也縣之面不殊也羽

之數不分也如此則何以見樂哉不爲也不節也則號令
不出官府不立軍旅不制食貨不聚符璽節旄不作掾屬
胥徒不備甲冑五兵不成井田賦貢不興城郭溝池不修
度量權衡不均書契版圖不著圉犴桎梏不嚴官無其守
事無其程先後無其次遲速無其檢如此則何以見政哉
不爲也不節也則不義不伐不庭不侵有罪不刺鈇鉞無
其準刀鋸無其平大辟官刑墨劓荆鞭扑流贖皆無其法
輕無其等重無其常用之無其地決之無其時如此則何
以見刑哉由是而言故知三者果有爲而節之者然後能
成也能治也爲乎飲食衣服宮室器皿夫婦父子長幼君
臣上下師友賓客死喪祭祀而節之者旣謂之禮矣爲乎
十二管五聲八音干戚羽旄號令官府軍旅食貨符璽節
旄掾屬胥徒甲冑五兵井田賦貢城郭溝池度量權衡書
契版圖圉犴桎梏鈇鉞刀鋸大辟官刑墨劓荆鞭扑流贖
而節之者反不謂之禮可乎若是則三者果禮之支也而
強其名者也

禮論三

李觀

或曰樂刑政之說既承教矣敢問溫厚而廣愛者仁也斷
決而從宜者義也疏達而能謀者智也固守而不變者信
也則然矣其何繫于禮哉曰百畝之田不奪其時而民不
饑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民不寒矣達孝弟則老者有
歸病者有養矣正喪紀則死者得其藏修祭祀則鬼神得
其饗矣征伐有節誅殺有度而民不橫死矣此溫厚而廣
愛者也仁之道也君爲君焉主政令必生殺不得不從矣
臣爲臣焉守職事死于戈不得少變矣男女有別不得相

亂矣長幼有序不得相凌矣興廉讓則財不苟取位不得
妄受矣立諫諍則不得諱其惡矣設選舉則賢者不遺矣
正刑法則有罪者必誅矣此斷決而從宜者也義之道也
爲衣食起宮室具器皿而人不乏用矣異親疏次上下而
人不興亂矣列官府紀文書而姦詐可窮矣築城郭治軍
旅而寇賊不作矣親師傅廣學問而百慮畢矣此疏達而
能謀者也智之道也號令律式以約民心茂有欺矣祿位
班次以等賢愚茂相犯矣車馬服御以章貴賤而人不疑
矣百官不易其守四民不改其業而事不僭矣言必中行
必果而天下從矣此固守而不變者也信之道也若夫
百畝之田不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達孝弟以養老
病正喪紀以藏其死修祭祀以饗鬼神征伐有節誅殺有
度定君臣別男女序長幼興廉讓立諫諍設選舉正刑法
爲衣食起宮室具器皿異親疏次上下列官府紀文書築
城郭治軍旅親師傅廣學問爲號令律式祿位班次車馬
服御官守民業言而必中行而必果者謂之非禮可乎旣
曰仁矣曰義矣曰智矣曰信矣總而言之又皆禮矣若是
則仁義智信果禮之別名也

禮論四

李觀

以曰仁義智信疑若根諸性者也以吾子之言必學禮而後能乎曰聖人者根諸性者也賢人者學禮而後能者也聖人率其仁義智信之性會而爲禮禮成而後仁義智信可見矣仁義智信者聖人之性也禮者聖人之法制也性畜於內法行於外雖有其性不以爲法則曖昧而不章今夫木大者可以爲棟梁小者可以爲榱桷不以爲屋室則朽於深山之中與樸橄同安得爲棟梁榱桷也溫厚可以爲仁斷決可以爲義疏達可以爲智固守可以爲信不以

爲禮則滯于心胸之內與無識同安得謂之仁義智信也
屋旣成雖拙者必指之曰此棟也此梁也此榱也此桷也
禮旣行雖愚者必知之曰此仁也此義也此智也此信也
賢人者知夫仁義智信之美而學禮以求之者也禮得而
後仁義智信亦可見矣聖與賢其終一也始之所以異者
性與學之謂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
則明矣明則誠矣自誠明者聖人也自明誠者賢人也然
則賢人之性果無仁義智信乎曰賢人之性中也楊雄所
謂善惡混者也安有仁義智信哉性之品有三上智不學

而自能者也聖人也下愚雖學而不能者也具人之體而
已矣中人者又可以爲三焉學而得其本者爲賢人與上
智同學而失其本者爲迷惑守於中人而已矣兀然而不
學者爲固陋與下愚同則是性之品三而人之類五也請
問學之得失曰所謂本者禮也知乎仁義智信之美而不
知求之於禮率私意附邪說蕩然而不反此失其本者也
故世有非禮之仁矣有非禮之義矣有非禮之智矣有非
禮之信矣是皆失其本而然也敢問其目曰奪其常產廢
其農時重其賦稅以至飢寒憔悴而時賜米帛以爲哀人

之困憲章煩密官吏枉酷殺戮無數而時發赦宥以爲愛人之命軍旅屢動流血滿野民人疲極不知喪塋而收斂骸骨以爲惠及死者若是類者非禮之仁也背其君親踈其兄弟而連結私黨以死相赴以爲共人之患諂諛機巧以動上心而數辭其爵位及其貨財以爲謙讓君有過失而不能諫正而暴揚於外身有隱惡不能自改而專攻人之短以爲強直賢才果勇不能用於公家而私相援舉以爲已力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訓陷之於惡然後峻刑以誅之以爲奉法若是類者非禮之義也爲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治人齊師旅以禦亂以爲天下國家久長之策而專爲奸詐巧辯以徼一時之利若是類者非禮之智也爲信不能以一號令重班爵明車服以辨等守職業以興事使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專爲因循顧望以死兒女之言若是類者非禮之信也今有欲爲仁義智信而不知求之於禮是失其本者矣

讀洪範

夏良勝

洪範謂帝錫九疇於禹而震怒不畀於鯀歸於治水成敗之績嗚呼聖賢傳道之際其授受微矣若謂天所以畀所以不畀其然哉夫道初無也以有天地而有有於天地天地則付於物物以呈文而道益著聖人成而應之矣其著與微固有其時而著必有其人也蓋有有其人而不遇其時者未有有其時而無人以應之者也故先天而天弗違道在人而應之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道在天而應之人也應以天者惟其人應以人者惟其時彼龍馬負圖八卦乃

畫是道寓於圖伏羲生當其時以應之然非伏羲不足以應也故曰圖爲伏羲出也然爲八卦而出雖曰不爲伏羲而出亦可也至於韶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道在人而著於韶與春秋故天應之以瑞以昭其道也鳳與麟固非道也然則龜負文而九疇敘亦龍負圖而八卦畫謂禹當其時足以應之而敘彝倫則固也謂其專應治水功成而出某不知何如也又謂以鯀績弗成而震怒不畀某益不知爲何如也夫功以人成道以時顯若鯀誠足震怒然當其時有堯在矣有舜在矣天果爲震怒鯀而不畀獨不

錫堯舜而畀之乎是知道以物而著者故自有其時當其時必有人也故某曰龜書爲九疇而出非爲禹也非爲禹而出則固非爲怒鯀而不出矣况夫天本無心而有象若謂怒是人而不畀錫是人而畀之是亦市井小丈夫任情而予奪者之所爲殆恐天不若是之小也是道之所係固自有理數又不若感應災祥之論也傳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龜水族也固以類應之則河圖爲伏羲何功而出者乎然則箕子何爲云爾允執厥中堯之道傳於舜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君臣之間其授受之際警戒如是禮

樂爲邦孔子之道傳之顏淵必曰鄭聲淫佞人殆是師弟子之間授受之際警戒如是若箕子武王之授受後堯舜而先孔顏者雖箕子不得而臣而武王蓋以道之所在訪之若弟子矣故其云爾者亦警戒之意也惟鯀匪人則不畀惟禹其人則畀之是天之意也箕子惟其人故得道之傳武王惟其人故箕子以道傳之也亦天之意也然則道之所在天之所以非其人而傳則爲逆天惟其人而不傳亦爲逆天逆天者廢道也此箕子所以不死所以不臣而必傳其道而不避者亦天也則武王所以得傳其道於箕子亦天也其所以示付託之重而欲武王承天之意有在矣然則箕子何若是隱也當其時君臣之名未正而師弟子之分亦未安也故不得如堯舜孔顏之名言警戒乃托天之付畀微示其意如此也故曰聖賢傳道之際其授受微也若夫聖賢之言固非淺陋所能窺亦非敢有所致疑於其間也

春王正月論

徐芳

事有疑于傳而信于經者奚從乎從經有疑于經而信于理者奚從乎從理以理飾經為誣而已矣以經軋理為臆而已矣以臆益誣為畔而已矣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紀天子諸侯大夫陪臣之事天人得失灾祥之數是者進非者退筆者榮削者辱翼翼乎辨矣其弁諸冊曰春王正月云猶書之稽古帝堯易乾元而詩闕睢也此而疑將奚弗疑矣而舛焉亦將無弗舛者矣何居乎測者之煩而所見之互齟也故有以夏時冠周月者胡安國也有以周之時月

俱改者鄭玄陳寵也有以春秋之列國異書周之二時並用者劉知幾張敷言朱晦庵也安國之說本于行夏時似矣其言曰以夏時冠周月法後也以周正紀事不敢自專也約其指是周改月不改時也夫子乃冠之耳夫時之傳久矣周不自改而子改之使冬而冒春之名秋而奸夏之寔悖甚矣奚後之法夫匹夫而擅天子之正朔而曰不自專夫誰與之耶且子將以行夏時也向也以夏時還夏而時存今以夏時諧周而時亡矣是亦不可已乎陳氏時月俱改之說蓋惑於周正而附會之劉知幾考之傳而不合

因遂以列國用夏正魯史用周正而朱晦菴意合之則以二者各造而惟人所從張敷言意分之則以一爲民俗之所用一爲史策之所書而並行不悖是夏與周兩存之矣後世博綜之儒若羅泌史伯璿楊慎之徒皆踟躕焉而無所主豈非事難於定論乎然而其疵可指也魯與列國並建爲侯邦者也史不同其奉周一也列國用夏正魯柰何獨用周正乎一編之中書列國一例書魯事又一例是合兩代之時爲一書也春秋豈有是乎而史之所紀一事民之所用一時是又一王之世兩正朔也政孰嚴是而可自

便若此乎凡是皆知周正之非而特不敢斷乎爲夏則姑
兩存之夫旣兩存之則其是非尚未泯也至近世陽明王
氏之說出而始蕩而不可測矣其言曰陽生於子而極巳
午故春盡寅而夏盡巳陰生於午而極亥子故秋盡申而
冬盡亥自一陽之復至六陽之乾而春夏自一陰之姤至
六陰之坤而秋冬果若是則夏之子丑而冬卯辰而春午
未而夏酉戌而秋皆悞矣時至周始協也夫子又曰夏
時乎如日子亦可春午亦可秋云爾日與歲無擇也門如
于子吾將以子後之夜皆爲晝陰始于午吾將以

晝皆爲夜有不笑其狂悖者乎月與時相麗以成歲者也
月統乎節歷二節而一月成時統乎月合十有二月之四
時而一歲備前不可贏後不可縮也今也取仲冬而孟春
之是夏之十二月至周胥易次也月令不企淆乎一時之
中無故而奪其月二三月之中無故而換其節六割春之
二以綴前歲之冬而春爲無首斥冬之二以延來歲之春
而冬爲無終歲何繇成而時何繇叙乎堯之爲治也羲和
之命實在釐百工熙庶績之始而鳥火虛昴之四星候以
四仲之分至歷今三千餘年未之或爽焉寧獨謬于周歟

周如改時則是星鳥于夏星火于秋也豈周革商亦遂能
率天與有扈氏威侮五行啓則討之羲和傲擾天紀胤侯
徂征爰聲厥罪信如陽明所云其去亦寧有幾王制天子
巡狩方嶽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君有變易禮樂者流之今
旣自紊之矣夫誰與考且禮莫大時而顧忒之以倡邪是
數者質之狂瞽之人無惑焉而謂出之武王之君周公之
相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且其釋經者曰商而改月則伊訓
必不書元祀十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元年冬十
月周而改時與月則春秋必不書春王正月而其所援引

者不過雜記紛駁之議漢儒曆數曠眇之語蔓衍牽摭務
信其臆姑不具論殷革夏者也建丑而月不改秦革周者
也建亥而月不改獨周改之周之德寧直遜殷人乎彼秦
政之暴狠閹戾金可鑄石可鞭書可燔邊可築六國可郡
縣皇帝之號可並建所以夸前燦後靡不竭蹶獨于時之
在天猶謹率焉乃武周之更張詭恣更出秦政者下耶然
則如之何曰信經經曰春王正月則周之必以孟春春寅
月止也可知矣周必不能以仲冬春十一月爲正則周之
時仍夏時月仍夏月可知矣周之時月仍夏則史如是紀

子亦如是書而夏時冠周與周改時之說同謬又可知矣
至子丑異建不適用爲歲首爰自別于勝國或蒞朝于是
頒朔于是如伊訓十二月而稱元祀周禮十二月而稱正
歲之類其他大禮大政則斷屬之孟春建寅之正月時以
是而授曆以是而頒歲功以是而始終昊天以是而欽若
所謂殷因夏周因殷其在是乎天地之大古今之寥廓吾
何準哉準諸理而已矣然則陽明氏非信經歟曰信而悞
吾之信伊訓卽殷之因夏以明周之因陽明之信伊訓卽
殷之因夏以疑周之革吾之信春秋信以不改夏者理之
所必然陽明之信春秋信以改夏者事之所或有蓋胡氏
能知行夏時之善而不能解于變時易朔之戾于從周陽
明氏能知冠夏時于周月之非以爲春秋懼亂賊而首其
僭夫子所不爲而不能察時月之必不可更幾欲寘武周
于秦政下加以傲擾天紀之名而不顧始于執傳而中于
泥經終于不信傳不信經而信臆以益其誣而滋之畔無
寧兩存之者之疑之乎時月如此二百四十年微文逸事
荒于時代訛于載記燭于後儒之覆射者其可勝道耶

舜不告而娶論

明徐芳

事有疑義在一時而流弊及百世者雖聖人亦無務恕之非刻求也刻求之而聖人之心始出必恕而護之以其不必然之情而蒙以莫須有之議其惑不解而其害乃并及于天下舜有娶堯二女之事後世相傳以爲不告父母果若是是舜當日有夫婦而無父子也尚可以爲聖人乎哉夫舜之所以側陋而升聞者以其孝也今以帝女之故而遽欺其親貪昧詭秘以就一身之欲是路人其父母也不孝孰甚焉其爲之解者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

廢人之大倫夫居室誠不可謂之非倫也然以視父母孰重禮父母醮子而命之迎贊見婦于舅姑饗以一獻之禮者代也娶可不告也父母獨非倫乎攷之古女子二十而嫁男三十而娶時也舜三十登庸正古人壯有室之際非愆期而有曠夫之厄也奚汲汲焉其棄禮以徇也人子之事親也一言一動之自專命之不孝故雖出告反面之細猶必謹焉夫父母所重于子之事莫大乎有室人子所嚴于父母之事亦莫大乎得婦爲其執笄佐餼有共爲人後之道也今以吾之所共事父母者而先行其欺又導婦以欺其舅姑舜而於陵仲子則已如未至于是也寧忍之乎吾意舜之孝一言一動之悖于禮將不敢出焉必不避父離母而爲仲子之所爲也若以爲懼無後也而權以濟之則又不然舜之年非衰老也瞽不愛舜未必讐舜之甚而遂不許其有室也人固有惡子而無不樂有孫者舜之後卽瞽之後柰何其禁之使舜于二女未嬪之先別有媒妁之言請之不許及堯有是命奉以請焉而又不許而舜自度其身又已奄奄衰暮恐拘守常格以廢先人之祀萬不獲已而權變其間庶亦可有辭于天下然且孝子所不欲

爲以爲苟欺其親雖終身鰥焉可也何遽以方壯之年爲宗祧絕續之慮哉帝嚳年百有五歲堯代摯立年甫十六計嚳生堯實九十一歲武王年九十有三成王之立號曰孺子計成王之生武亦不下八十餘歲古時風氣龐厚多壽考而生息之晚了不爲異如此今舜不得于父母之命却堯之女更十年爲四十更二十年爲五十亦未爲晚也何至年甫幾壯輒曰我不娶將無後也誰信之哉睽未必有禁舜娶婦之意而懸度以不肖之心是謂誣親舜未嘗有請而不許之事而謬設爲不必然之慮是謂自誣借嗣

續之名以遂其汲汲居室之實使堯爲竊續人子之君二女爲不事舅姑之婦是謂上下兩失無一而可也帝之娶舜而亦不告吾謂必非堯耳如堯則斷不令舜之有夫婦而無父子也夫人情不甚相遠也堯天子也睽輩雖頑嚚匹夫匹婦耳安有匹夫之賤一旦以天子之命臨而敢于抗之且見其子之貴得上配天子之女而其身與家亦且列于至尊之姻婭而不欣然以從之此情之必無者也且堯之亦不告疑睽乎抑畏之也疑之是比舜以謾其父而教天下以無禮也畏之是天子之命必不得行于匹夫也

夫嬪與登庸亦等矣。瞽惡舜而禁其娶，不得娶，令瞽惡舜而禁其仕，堯遂不得而臣之哉。天子之女下嫁天下，猶將聞之，舜與瞽象非胡越之隔而將秘焉。吾不知其操何術也。然則孟子之言非與？曰：因辭也。萬章疑在是，即姑以是解之。蓋其傳已久而不暇深辨也。于何質諸？曰：書有之。岳之稱舜者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曰：烝，乂，則是舜于此時，父母弟皆已協和，非復頑嚚之故矣。故曰：諧也。又曰：釐降二女于漉，汭，是帝于此時固儼然以天子之命臨之，舜無所嫌而帝亦更無所隱也。書之言信，則孟子之言吾知其非實矣。不然，但以爲聖人耳，而曲護之，晦其事之，必無而恕以情之，或有則將有縱情徇欲，舉禮義而蕩軼之者，皆曰：舜聖人也。其于親如此，我何譏焉？更進而甚之曰：娶妻大禮也，而可不告他，何弗可焉？則是後世彝教之斁，舜實倡之，而淫昵佻達若相如之琴挑文君，太史敷女之私偶，法章皆敦倫而達聖人之權者，也。其可哉。

九水七旱論

徐芳

災祥之生其本在人而天末焉故治世多休徵亂世多咎徵非獨氣數也以其主德之修悖氣之和沴象之喜怒而應殊焉休咎之分天之所以賞罰人主也世傳堯湯有水旱之患而其爲數一九年一七年噫何天之怒兩聖人如此也堯以欽明恭讓之姿爲諸侯所戴用代摯位置諫鼓謗木以達上下宅羲和巡方獄以若昊天熙庶績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其于圖治可謂切矣有夏昏虐湯應僉我后之望出生民塗炭昧爽丕顯作風愆

之戒儆于有位其欽崇天道可云至矣何不德以干天之怒如此也書記庶徵休咎以恒雨歸之于狂恒暘歸之于僭言水旱雨暘之恒可知矣堯其爲狂湯其僭乎而且七年九年則咎又不止于恒也堯湯卽不德一二年之災足以儆矣何天怒之深而罰之降如此其極也春秋謹嚴天戒故災異必書漢儒董仲舒劉向又禱摭事應實之如魯隱公九年三月大雨以爲公子翬篡逆之兆僖十一年夏大旱以爲作南門勞民興役之致雖頗牽合于義爲近也堯之時協和矣於變矣康衢歌而越裳貢矣湯代虐以寬撫綏訖萬方而永懷在兆姓于其時不可謂不治也宜于氣有和而無沴于象有喜而無怒矣而變若此豈天人感應之理至兩聖人獨爽與且災之類不一水旱爲大春秋二百四十年書旱雩十八大水六凡皆日月之恒耳惟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則特書十年自二月不雨至七月又特書以其歷時久而災之甚也無論春秋自羲軒以來今數千年未有水旱之患自二三年至七八年之久者今以數千年昏朝暴主所無之變獨兩見于堯湯之世何其待兩聖人偏苛而所以禱兩聖人之民者偏苛

且酷也是數者雖明理洞數之儒莫能得其解焉卽以問之天天亦將無以自解也而竟有之何耶曰非也所云七年九年者誤耳曷爲誤傳之者誤也按古史堯六十一載甲辰命崇伯鯀治水閱九載績用弗成是歲黜之歲癸丑舉舜而後殛焉是所謂九年水者壅閉未乂之水非天災靈潦之水也商紀湯乙未滅夏卽位至七祀辛丑大旱禱于桑林而雨是所謂七年之旱者自乙未至辛丑當爲七年非自一至二歲歲相續之旱也堯十九年嘗命共工治河矣當玄圭未錫之先堯之天下無歲無水患不自九年始也又十一年癸亥而告成功亦不自九年終也堯在位百年自始卽位以逮平成卽謂堯有數十年之水可也湯自桀三十八年戊寅嗣侯至乙未代夏凡十八祀辛丑大旱之歲二十四祀矣以稱王之年累之數當爲七通侯服計之卽謂湯有二十四祀之旱可也世俗不察事之本末時之久近差次貿然無所循繹但于書得九載罔績之說則曰堯九年水矣于商史得七年桑林之禱則曰湯七年旱矣沿襲益久訛謬益甚有言災之甚者必舉此實之夫使堯之時恒雨靈潦之患果至九年而鮮粒胥絕民卽勿

問而堯且不免于魚矣亳都土燥壤瘠非荆楊澤國之比使湯之恒暘亢暎歷二三年而人將相食天下且胥挺而走也何待七年而湯又得而治之哉且遇災而懼中主猶然湯七年始禱令旱止五六年而竟將無禱也其玩天變亦甚矣何以法後世而稱敬天勤民之主耶知傳者之誤則向之疑皆可釋矣山氓有祀神者一修髯岐而五曰伍子胥一婦人倩敕曰杜拾遺意以胥爲須遺爲姨云以音言拾遺可姨伍胥之須宜岐而五也堯湯之九水七旱是亦伍鬚十姨之類也

夢卜論

徐芳

古今進賢之法至夢卜而奇極矣夢而胥靡卜而釣叟一相之一師之尤奇而創者也吾聞古之用人者矣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未聞決之于冥冥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夫官則必既知之矣但曰夢卜已耳三德六德之次亦奚辨乎虞舜側陋登庸此千古破格之祖然固以師錫也而且試之女之事有詢也言有考也至三載底績而後陟焉若是則可謂慎矣矣如其夢也胥靡也而相之卜而釣叟而又師之安所取信哉且人主之用人將用其所

知乎抑聽之不可知乎如用其所知則官人之法在矣如聽之不可知則是進退之柄付之掌夢協卜而遂可也文之車載呂尚猶曰與語而悅之也高宗則尤異但曰夢帝賚予良弼審厥象旁求于天下云爾信如所言高宗之用人一無所恃獨特其夢也惑亦甚矣商之先仲虺伊尹萊朱諸人弼皆良也奚所自賚焉且夢何境夢中之象又何物也未論窈冥惝恍息移而景已逝即使目之極真認之極細而此杳冥惝恍之面目安能得之筆墨圖繪高宗之藝未遽毛延壽顧虎侯若也就令得之而茫茫六字何從

擬索王之舉已同兒戲設有不幸而所肖者乃一庸妄不類之輩亦舉而相之乎夫夢何常之有後夫爲君尹氏爲僕牧童而夢曲蓋蟻穴而夢王國皆夢也夢良弼而求以爲相令偶夢淑女亦將求之以爲后乎是夜之惝然者而晝皆紛然也守先王之成法博咨以求之詢考以試之苟有其人吾得而破格也何患賢之弗獲冥冥之決吾見其滋謬也然則傳巖之肖奚從來乎曰高宗非真夢也所肖之象亦不自夢中得也夫傳說者賢而隱于版築者也高宗以爲吾之相非是人不可而說之賢未肖焉自進卽

驟而升之而草野踈逖之人一旦加之臣民之上名實未孚而從來者近其誰能聽之故托之不言托之夢寐援帝以尊之假肖像以神之于是殷之人皆色然曰此天之所授以輔吾君者也而爰立之舉可以行之而不疑矣文王之于呂尚意亦同此彼知渭水之濱有異人焉而王霸之輔也不先之以卜何以傾周人之耳目而作其信重哉凡昔命世之士未有可以常格待之者也故管仲于齊淮陰于漢諸葛武侯于蜀昭烈皆朝匹夫暮將相其君臣相遇固非漫然于一試者何況高宗高宗之在民間久矣當居

河徂洛之時久已知傅巖之有人其爲狀貌亦久得之而自阿衡以來若伊陟 巫咸巫賢諸臣皆世祿而有顯望者也不以術濟之殷之百官說安得而驟統之哉他日漢文之于鄧通亦用此術其所謂黃衣登天者皆飾說以愚一時之耳目而一用之賢一用之寵倖其得失乃遂相萬者也後世不察而深信之又踵其所爲往往以冥冥決事娃羸以夢進驪姬以筮進唐廢帝至貯崔盧之名于琉璃瓶而以箸挾之梁之武帝至以侯景之內附爲協牧守之來降而加之寵異喪敗之禍竟從此起夫事之過于奇者

其弊未有不亂天下者也守其常以待其非常先王之法所爲萬世而無弊也湯武之誓師也稱天以臨之盤庚之告殷民數懼以乃祖乃父神道之教三代由之久矣高宗文王豈有異焉得其人進之夢與卜亦奚弗可也

三民論

徐芳

或問東海生曰子爲三民之說有諸曰有之曰吾聞古之爲民四矣未聞三也子之稱斯言也何居曰子以爲今之藝者工乎稼者農乎貿遷者商乎而冠若紳士乎曰然曰若是子於四者析其名矣未析其實夫名則固已四矣若以實則士之亡亦旣久矣吾語子今夫工各以其伎受直于人雖甚巧不可以坐得食也農耕於田而商轉貨于國其贏詘亦視其能與勤焉其業無足稱其于實亦未有改也惟士不然其俛讀仰思不以爲聖賢之道也以爲進取

之徑在焉其父兄師友之教誠不以爲爲聖賢之人以爲
爲富貴利達之人則已也貧者挾策計筭曰某所有良田
美宅吾庶幾勉之富者轉相艷羨曰某之仕而斥產若干
吾何以致之積鏹若干吾奈何弗若之也是故坐而聽其
言善也起而察其行已非矣朝而獻其言于朝又莫不善
也夕策名而其人已異矣吾見其有趨若蠅者矣吾見其
有噬若虎者矣有以簞豆之細而操戈者矣有父子兄弟
爭奪若讐敵者矣有以白晝攫之于市者矣有以暮夜贖
之于公者矣有托肺腑于胥吏輿臺之賤而不羞者矣有
肆蠱尾於宗族鄉黨自以爲得志者矣有甘笑罵刑戮以
徇之者矣有以千萬人之命豐一身以一身之計禍天下
者矣問其師曰孔孟也問其書曰經傳也問其所學之道
曰仁義道德忠孝廉讓也問其志曰以爲利也噫果若是
而可謂之士乎吾直以爲商焉而已今夫工其受直以日
爲程者也晨勤動而耕及其旣獲則亦休也惟商也無所
休其早作夜思白首而不厭者凡以爲利也今天下之士
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利也而可謂之士
乎吾直以爲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或曰

天下大矣豈無守孔孟之訓以終身者乎可盡詆之乎曰
有之是聖賢之徒吾不敢夷之士也然此一二焉而其流
爲商者千百也夫名固將以表實也今之賢者一二而其
流爲商者千百也夫果流爲商者千百也而可謂有士乎
則直謂之二民已矣蓋士之亡亦旣久矣

漢文帝短喪辨

年京

禮三年喪始死被髮徒跣不食啼踊無算厥明袒麻括髮
四日服斬衰寢苦枕由始食粥三月朝夕哭疏食水飲不
食菜菓寢席枕木期止朝夕哭食菜菓再期始飲酒食肉
而復寢所以志哀變者積日而漸殺之不敢過不敢不及
自天子庶人達也古之人皆然何獨漢文帝而不然短喪
廢禮率後世之天子以爲不孝雖令德善政相望於冊奚
取焉史曰帝遺詔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
服是詔吏民也君子曰吏民三日釋服焉可也帝乃徂落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非身被於變時雍者而能若是乎文帝寒心銷骨不明求衣者二十三年一朝而棄天下自歎其不德之無以佐百姓非三代令主比也而欲以三年服虛被之固知後世天下吏民之必不能爲天子服三年喪矣遂詔吏民三日釋服景帝文帝子也嗣漢統而君天下者也縱不能守居喪之禮而外遵三年之服猶不失爲父其父也乃以父之詔吏民者而自釋其服以天下吏民之遵其父之詔爲其父三日釋服者而自釋其父之服則短喪者非景帝而誰宜大書曰甲申七年夏

六月三日釋服卽位罪景帝也綱目不之書而後世以短喪罪文帝噫過矣自景帝以其身率後世後世爲天子遭親喪者惟晉武帝居王太后喪素服以終三年晉康帝居杜太后喪期年有司奏改服不許北魏文明太后崩孝文帝哭三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服三年喪一如禮北周高祖居叱奴太后喪處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卒終三年之制後周世宗宋孝宗皆致喪三年明宣宗禫祭後始釋素服孝宗百日以後猶布經視朝二千餘年以來能執喪守禮者數帝而已請得定爲制曰天子服三年喪聽政

臨朝不受賀

初即位日臨朝
餘日視便

親王服喪三年不奔喪天下

吏民二十七目釋服

劉備亦葬於此二千餘年以來始葬

平之諸將因州宗宋宗昔效效三平開宜宗朝祭對戲

州國高所景山效太司效效前效效之效一效米卒效三

亦效三日不效效效效不人口效效效效三平效一效效

其太司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

其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

其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

其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

鴈奴說

徐芳

鴈之性善驕宿于野恐人謀已則使孤者司警有所見高

鳴嗚嗚若傳呼然羣鴈輒隨之起謂之鴈奴有黠者貯火

竹管中潛行至近處搖之火星散出爛然旋韜而伏鴈見

火至謂有寇矍然而叫群鴈鼓翅交應久之寂然無所覩

于是惟奴欺已小啄之復就宿少頃伏者再起舉火搖動

奴又輒叫群鴈又輒應已又寂然則益恠啄之加甚如是

數四火即數四驚又數四啄奴見火之無害而啄不勝苦

也意稍快不敢復警即再警群鴈亦不復應于是張網過

其宿處謀而攻之群鴈夢中起盡在網中不可復脫自後
捕鴈者皆用其術愚山子曰設警固將以防患也今更以
其警罪之固不如無設矣欲不罹得乎至駢頸就繫而後
嘆奴之忠而聽之不早也則何及矣吾非悲騷鴈也悲奴
之屢喙而又以俱網也

梨園說

已酉

湯來賀

梨園之設皆爲無益而古今所爲判若霄壤者何也其用
心之厚薄殊也先年樂府如五福百順四德十義躍鯉卧
冰之類皆取古人之善行譜爲傳奇播諸聲容使兒童婦
女見而樂之皆有所向慕而思爲善事則是飲食歌舞無
非有益於風化古人之用心如此何其厚也自元人王實
甫關漢卿作俑爲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
詞紛紛繼作然聞萬曆中年家庭之間猶相戒演此惡其
導淫也且以爲鄙陋而羞見之也近日若紅梅菴花玉簪

綠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其大意則皆一女遊園一生窺見而悅之遂約爲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卽成好合皆杜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予不識其何心嘗思人之行淫猶畏人知者謂此事猥鄙不敢令人知耳是所行雖惡而羞惡之良心猶未盡泯也今乃譖爲傳奇播諸聲容使人昭然共見之共聞之則是淫奔大惡不爲可羞可罪之穢行反爲可歌可舞之美談矣是勸世以行淫莫大於此矣又况人之爲不善者猶懼其有惡報謂一念之淫神明畢見天遂奪其科名遂促其

壽算遂絕其後嗣是以恐懼而不敢輕爲今乃創爲成婚之說是以至惡而反膺美報不特誣人亦且誣天其罪可勝誅乎聞近日優人所能演者惟玉簪綠袍等戲問以五福百順四德十義則皆曰不能繇是觀之今世之優人祇見有淫事不見有善行也人心安得而不邪世道安得而還淳哉或曰此戲耳子以爲實不亦迂乎子曰不然夫歌舞之感人心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嘗見幼童一覩梨園數月之後猶效其歌舞而不忘至于婦女未嘗讀書一覩傳奇必信爲實見戲臺樂事則粲然笑見戲臺悲者

輒泫然泣下得非有感於衷乎能使其見淫戲不陰動其邪心乎嗚呼婦女皆動邪心而以淫奔穢行爲可歌可舞之美談其爲禍豈不烈哉邇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若是則所樂者少而所苦者多其何益之有哉然鄉村信神咸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爲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嗟乎福善禍淫神之道也演淫戲以導邪豈正神所樂觀乎以此奉神則神必厭之其肯降之以福乎予謂演戲爲樂亦屬常情不能盡禁亦不必盡禁也惟諭優伶凡忠孝廉節積善累仁昔人之善行皆許爲之是雖費民財無損于風俗也惟嚴禁導淫之曲不拂其情而匡之使正則吾之理順而詞直彼安得不從哉倘居官者實能以人心風化爲己任有犯必懲而鄉紳士庶又從而贊之互相爲戒則習俗自端淫行必少有益于世道豈其微哉

棘說

徐芳

盱南之山有太行者吾廬所晨也吾行焉有棘當路而立
吾易之也入焉而迂下者鈎吾裾上者把吾袖從者曰折
之可盡也吾然之左斷於指而右曳於臂不能勝也動而
益感有見而告者曰退也吾又然之退焉久而獲釋其人
顧笑曰異哉子何望棘而思進也進則已感而又角之是
益疾也必傷子矣且子愿不足以知此吾行山中久是物
骨柔而刺密銛而螫性堅忍善麗有間卽抵隙入不可輕
脫而又巧捷廣枝節蕃族類蔓衍膠結一動百應故入者

必阻而爭者必敗以其柔密肆其銛螯鮮不殆矣吾見夫困于是者之錯也而子不察乎然則如之何曰避之與入而殆也無寧勿入殆而退猶免也然則是不可制乎曰可除棘有道求其本而艾之則其族自落入而爭焉則憊矣節節而斷之豈有濟乎山中之爲棘者何限子亦烏能盡之耶且吾聞之漁者必網而樵者必斧故舍檝無善舟釋斤無善斲貴挾其具也今子徒手耳而欲制斯棘何耶予謝之退而思其言有足起予者識焉嗚呼世有當路而遇棘者不能斧則避之無妄入焉以自困也

蠅說

徐芳

物有嗜炎而疾冷者木之桃李鳥之鶯燕虫之蛙蟬蜂蚓吾不能悉數也其最甚者莫如蠅木無心者也鶯燕蛙蟬蜂蚓之屬春而進秋而退如是而已其他小炎與冷不遽變也蠅則不然朝而炎則喧然來夕而冷而寂然去矣而夕之朝而復炎也則又喧然故其炎冷俄頃之間已也夫炎冷在俄頃之間變不已亟乎故天下之最可厭者莫如蠅或曰子無蠅之苛也天下之變有大是者子不察也今夫風無厚薄于人也而人欣厭焉欣之極或嘯而呼之招

之以筵也而厭之則屏而蔽焉戶墜之衣有罅而亟緝之矣不旣愬于情乎日之在天終古如斯也胡暱而暱焉如慈父母之懷而聚煦也朝軋而齧焉如讎而匿之行以蓋必廓焉居以惟必邃焉廣屢幽岑之却伏而不一盼焉庸詎忘夫向者之族而煦乎他日不幸而有雪霜風露之侵偪而更暱之焉夫寧無愧于心耶然世安之如故也故風與日而無知耳如有知凡冬之暄而夏之筵者皆不免于唾咲者也且不見裘與葛乎裘有功于寒甚多而人不錄也及夏而放焉葛方以爲已之遇勝于裘而冬日之筵又躡其後矣子無獨炎冷蠅也且夫鶯燕蜂蚓蛙蟬之屬行乎自然者也蠅有利于人則附之至于利盡則亦已也惟人則操而秘之飴與醜之不測炎之極至爲之鳴吠無難而冷之變乃操戈入室而行所不顧由是言之人之可厭無乃甚于蠅哉予無以應俛而笑思昔之人有憎蠅而賦者其有所感也無亦苛細已夫書以爲蠅輩解嘲

鷓說

徐芳

鷓水鳥之類鳧而健喙者也善捕魚河上人多畜之載以小桴至水渟洑魚所聚處輒驅之入鷓見魚深沒疾捕小者啣之以出大者力不勝則碎其翅呼類共搏必噎之乃已而漁人先以小環束其項間其大者既不可食得之皆攫去小者雖已咽至環束處鯁不可下漁人又輒提而持之魚纍纍自喉間出至桴極乃稍以一二飼之而又驅之如是歲歲鷓常與魚爲仇有貪暴名終不得飽而漁人坐享其利甚厚愚山子曰是物有不可解者三謂無意魚乎

則容與淡靜聽其自然可矣無事勞勞然竟日鑽逐以與魚爲難也謂有意魚乎則自捕而自咽之可耳奚爲鑽焉遂焉以其貪暴者奉人疲終日之力而不得食也謂其爲人餌而欺乎則今日攫明日去之可矣此鵠吐彼鵠去之又可矣胡爲沒命從之今日攫而明日之鑽驅如故此鵠之魚方吐而彼鵠之捕惟恐不力也蓋鵠妄與所咽之可以入腹而不知漁人之環已在其喉間此鵠妄與彼鵠之魚吐或可以恕吾而不知其喉間之各有一環俱不得咽也夫冥鴻埜鶴其所托甚遙固弋慕所不及鳧鷖鷗鷺之屬志雖在食然尚自如也獨鵠闇劣乃至于是然則天生若曹固直以爲漁人地乎



P160

鷄犬說

徐芳

翼者啄也有遊吾庭吾視之鷄也而呼焉軒焉若有所思
焉蹄者躅也有信吾門吾視之犬也而號焉跋焉若有所
望焉他日過山中有貌類鷄而啄者聞吾聲翔焉吾呼之
而翔益疾也問之人或以爲鵲也有貌犬而躅者望吾影
突焉吾號之而突益力也問之人或以爲鹿也鷄與犬非
德于吾也而狀若德焉其就焉豈非性近于人乎鵲與鹿
非怨于吾也而狀若怨焉其避焉豈非性遠于人乎雖然
人之情見近我者喜之其遠我者怒之喜之至欲其生而

怒之極則爲殺亦勢使然也推是心則凡鷄與犬于世無不生而所怒而殺者必鵲與鹿也然吾觀之人其所束縛而烹割者必鷄犬之屬而鵲與鹿之死于殺者百一也豈喜怒之變如是無亦近人者死而遠者生乎嗟乎甚矣鷄犬之無罪也其依依于人柔且慧可喜不可怒而終不得與無情之鵲鹿同免于死一人亦可謂不仁哉鵲與鹿而招之近必不肯鷄犬而欲遠之抑又不能也使其能未必不俱生則人之不仁彼固有以取之矣鵲與鹿細物也吾而鷄犬之不可柰之何麟與鳳也而吾得以致鷄犬者致之耶

信天翁說

徐芳

鷺之性狎水以水虫爲食每乳則啄而哺之或不勝啄而中墮者纍纍然童子黠者恒以盛夏入巢鷺之山取魚鱗必得也有鳥曰信天翁者性懶拙不能銳喙自食又不肯與鷺爭食若童子則常仰栖樹間俟鷺之啄而過而或墮者接啜之鷺未必時過而不經其樹而未必墮墮而啜焉或不中者若是信天翁皆不得食也然而信天翁卒不死鷺焦距結脰憊足眩目陰鷺詭傲以伺索于魚鱗之郊多得食然而常瘠信天翁舒徐偃仰俟其自至者取之少得

食然而常肥愚山子曰異哉信天翁之爲物哉以勤則不勝以懶得之以巧則不勝以拙得之信天翁不死此天之所以可信哉夫物固有不可強也牛之六十于犬犬逐臭犇腥無虛日而牛無之牛不以其飲齧之廉而加損也鵝與鷄並畜于人鷄食百虫而瘡鷄食草而肥由是言之物之生亦各有定分哉彼受之薄而欲以勤與巧力致之者是鷄而欲益爲鵝犬而欲躡爲牛者也受之旣厚而慮以懶拙失之則又無庸焉鷺吾知其必至于鷺牛吾知其不至于牛不止矣予友吳慧林好學而貧爲邑文學三十年未嘗聞戶外嘗以爲其懶與拙與信天翁有相類者因自號焉予嘉其志之不汨于俗作是說廣雖然慧林亦姑觀于世之勤巧而銳啄者其肥瘠之數終何如也

南豐趙希乾述畧

潘翹生

余癸未自寧歸盱道過南豐豐人爲余言里中有趙生諱
希乾者割心代母死一事余請詳之曰崇禎八年間希乾
幼孤獨母在一日母病瘡甚希乾私念父鄉之死以瘡也
心惶懼乃中夜起齋沐作疏告天書遺言付叔父封識欲
剖胸取心願以身代母死是時天忽大風起衝堂門似有
步履聲希乾驚以爲此必家人知之頃之無有燈滅希乾
以手捫其心心竟不可得更引刀探胸腸肉大出無何斬
腸數寸往池浣濯入罐烹熟進母未幾天明仲父出聞血

腥氣止謂希乾割股也顧希乾腸腹絞痛悶絕於床咸謂希乾必死迨晚而創合腸垂矢從中出希乾竟不死自希乾救母時到今數十年飲食起居如常人觀其胸下腸截竹一筩置腹間以布囊繫于頸又腰筩既解而腸端瀝濡下由是觀之世之割股者有矣未有如希乾之奇者初希乾願代母死本欲剖胸取心至心不可得乃始斷腸以食母母病竟因是愈而希乾亦得不死至今存嗚呼天欲保全是人以顯其跡使天下後世知爲子者之不可不孝且知有孝焉如是之奇者乎夫孝不必不愛身苟有希乾願代母死之念卽不割心亦可余始聞人言不深信暨讀其友傳頗異之及見趙生恂恂誠謹其胸破裂處果如所云乃始感嘆嗟唏以爲忠臣孝子皆天所默相當彼引刀披胸時自分必死詎料已齡已六十餘而老母天年亦以八十二壽終蓋孝子之至誠感動天地故天亦福佑孝子使之白首班衣母子慈孝得以兩全而無憾也已希乾由學舉明經不仕壯時因亂奔亡父所藏書盡佚數從故家借西銘定性諸篇抄閱以是知希乾之孝更好學也

宋李泰伯先生傳

何喬新

李觀字泰伯建昌南城人也父某隱居篤學不求聞達鄉人從之學者甚衆母鄭氏無子禱于麻姑山一夕夢二道士對奕戶外往觀之其一取局中一子授焉遂娠生觀穎悟過人五歲能調聲律習字書十歲通舉子業或時閱書愀然憶舊常讀此徐思之未嘗見也家貧竭力養親不慕榮利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者恒數十百人學以推明聖經爲本不泥于漢唐諸儒穿鑿之說獨不喜孟子嘗曰孔子尊王孟子乃勸諸侯叛王故作常語其

間多毀孟子郡舉茂才異等有旨召試及試六論不得其一觀語人曰吾于書無不讀此必孟子註疏也擲筆而出罷歸益務博學稽古乃作禮論易論明堂定制圖平土書范仲淹守饒州得其文驚異薦于朝曰觀講論六經辯博明達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以母老不願仕乞就除一官以便養併上其所業二十四篇不報皇祐二年仲淹又與余靖交章薦之乃授將仕郎大學助教嘉祐二年召爲太學說書明年又以海門縣主簿祿之胡瑗以疾罷又以觀權同勾管太學尋以祖母未祔先塋請假歸遷葬尋卒臨終執門人陳次公手以明堂制圖爲託以三禮論未成爲恨言不及他所著有禮論七篇易論十三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篇明堂定制圖一卷富國強兵安民策各十篇潛書十五篇廣潛書文十五篇慶曆民言三十篇常語三卷門人自閩浙至著錄者十有餘人鄧溫伯仕最顯溫伯爲御史中丞上觀所著書且請官其子參魯朱晦庵嘗謂觀之學得于經爲多又言其禮論與己意合獨其毀孟子世或譏其偏云

贊曰宋承五季紛亂之餘道喪文弊甚矣天下既定乃有

延昌府志 卷之三十四
柳開穆修之徒變骹骹之習復雄渾之體然未知本諸經以推明聖人之道也觀與曾鞏者出乃能深求于經其文以明道爲本是時洛學未興也而二子之學卓然如此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予故采而論次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吳孝子傳

羅倫

吳孝子代父死者四十餘年矣湖西羅倫聞之乃爲之傳曰孝子名駒字彥驥南豐石油里人石油之吳稱自唐始至孝子而著孝子孝友夫至讀書通大義頗工詩文侍父母左右飲膳必躬親之昏定然後就寢諸弟則之幼稚狎侮者必訶之或曰幼也孝子曰其幼乎吾聞曾氏之家幼者不詈人其天性然乎有鬻田于從兄彥質者兄辭以窶孝子代鬻之歸其田于兄初孝子父潮宗以茂才授政和令改海陽令歸宣德丁未傭里人孫任給力其家一日孝

子出外里胥彭文杰曰孫一吾籍甲也誘而縛之潮宗覺
率諸子拒之門毆文杰致死法坐潮宗孝子曰吾父老矣
吾弟幼且無後自詣里曰死文杰者彥驥也令難之孝子
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况殺人者實彥驥也非吾父與弟
也令憫而代之孝子曰侍父獄中朝夕起居猶荷校而立
父出獄人曰孝哉吳氏之子乎有感而泣下居二載會有
詔讞疑獄行在所孝子在行中行至淮安病卒年且六十
一歲矣時辛亥六月日也余至廣昌太守饒公秉鑑云孝
子之事吾猶及見也揭紳曰彥驥純孝人也可使其無傳
乎時長樂謝公士元守建昌聞曰是可風吾民矣乃表其
閭而復其家史官曰世以孝聞者或刲肉一臠廬墓三載
遑遑精變天地誠動鬼神况身代死若彥驥者乎其與日
月爭光也宜矣嗚呼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若彥驥者天綱
人紀賴以立也世可少斯人哉

譚節婦傳

建昌郡守謝士元

譚節婦顯郡南豐譚士敬女也年十九擇良聘適邑傅開誠子志華方九閱月而志華卒顯居孀守節事舅姑益謹父娶繼母悍戾譖逐諸子顯因歸諫憾之謀奪其志密聘鄉人威姓者而顯不覺也一日誘之歸寧見威備粧具請期意必爲已哭謂父曰夫死肉未寒何忍爲此禽獸之行事乎亟遂潛匿于樓複壁中水漿不進累日欲自餓死家人求之弗獲威因訟于官悉捕譚之父兄詰婦所在而拷掠弗承其家人忽聞複壁中有聲窺視之乃顯也時氣息

奄奄而言語不真也急扶入室調息始甦後執顯至縣具
白其事縣因矜其節命舁送于家舅姑哀憐之給田宅以
終其身未幾開誠爲盜所誣繫獄當刑非賄吏不可脫謂
婦曰吾欲併鬻汝田宅以貸死何如婦蹙然曰夫死無後
妾所守者以舅在也如妾身可贖當自隕以貸寧爲此田
宅惜耶傳因罄資果白其誣然貧窶日甚人不能堪顯乃
勤于紡績織紝以給衣食舅姑死無所依不得已而卽母
家居焉壽七十八以天年終予守旰聞顯節義如此故爲
書其本末于石以爲將來勸也贊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節婦蓋近之矣嗚呼彼有家奉箕箒
而受蘋蘩之託者夫死而遂倍之孰非人婦哉孰非人婦
哉

鄧山士傳

王三接

鄧山士先生諱思銘其先湖廣人也世居芒碭山澤間先生幼穎慧七歲卽通聲律曉詩喜太白子美作稍長受書讀讀過輒成誦一日慨然曰吾家世儒貧不志四方奈何鬱鬱徒居此爲跂予以望奮袖低昂三江五湖恒夢遊焉趨庭告父曰楚風競吾志在江以西彼畫棟朝飛珠簾暮捲之句非王子安賦滕王閣詩耶遡遊從之其間理學則有羅近溪文章節義則有曾南豐鄧元錫文文山諸公皆一代名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遂與父挈家來是時先

生年十五父母亦俱五十餘矣渡江涉河楫舟至建遙瞻遠黛兩山送青而先生喜曰此可以居吾身也未幾益藩選賓見先生非常人試詩賦制義七篇頃刻數千言命館先生以主妻焉而先生志不屑先生父曰顧所自樹立何如耳吾與若羈旅之人寄迹王公藉此爲讀書計未爲不可於是先生勉從因發憤下帷取五經六全廿一史與秦漢唐宋諸大家暨函史及古今名臣言行錄盡讀之每讀至忠孝篇卽北面起拜曰此愛君臨親良臣孝子也當師事之及見庸奸悞國逆孽傷倫之重則憤然恚曰彼人之心于何其極吾不忍見此行也吾不忍讀此書也其嚴氣正性類如此先生之文學昌黎已已見知督學蔡雲怡拔第一評其文有波撼岳陽氣吞雲夢之勢無何數奇屢戰不捷閉關養浩樓爲沉舟破釜計迺不數載而先生之父棄世矣先生憑棺泣血號聲震天水漿不入口者十日曰吾不能成名以榮吾父而尚覩然人面苟且食息於天地之間耶是社七子進解之富貴子所自有所可傷者子欲養而親不待耳顧伯父雖亡伯母尚在誠能鼎烹以養母何異焚黃以報父乎踰年葬父二都鳳山山之前後左右

居鄰數十家先生每歲春季給谷數十石冬季與布數十匹且親詣其門囑曰吾考墓在此歲時樵牧幸勿踏伐致驚吾考靈吾翁卽若翁賴諸長者護持以保茲尺塋爾語畢衆感念曰孝哉某爲父塚之故竟貧不吝施饑與我食而寒錫我衣也誰非人子其忍負之聞先生居家見母必衣冠整齊母有愠色卽跪伏慰母曰銘雖駑駘尚堪驅策而老母康健猶得見銘成名願母毋憂以養天年俾銘得及時力學獲罄子職于是母喜而先生始起如是者數十年如一日先生于夫婦無戲言御僮僕無遽色有加橫逆者以情恕至羣居讌笑絕口不談人過一語及閨閫卽大聲詈之而其處友也恒勸以德業曰在家盡孝在國盡忠達則爲名臣窮則爲志士士生天地間如此而已若乃繞指媚柔僅爲田宅計豐美一旦梯榮頓忘夙素上欺君父下賣友朋凡若所爲愧此鬚眉多矣觀先生狀貌魁梧奇偉凜不可犯及與人接物則坦易和平又藹然可親先生其殆神明不測者乎余與先生同時余年猶差長獨是讀先生之文見先生之行事誠足坊表百世不得不奉先生爲楷模也嗚呼先生一步一趨一言一動古先聖賢爲則

爲度山海其量也愷悌其性也清風明月其懷而嚴霜寒
冰其操也擬之古哲其殆武侯子陵之流亞歟著有三經
翼註秦漢文範及將略呻吟集步唐詩稿諸書待世

姜奉常同節先生傳

徐芳

芳束髮從諸生祭酒謁祠名宦卽知有同節先生郡所稱
賢司李也頃歲晉東苗九符使君來令吾時時稱說先
生詢之知爲先生甲子主晉試時所得士而先生嗣君仲
聯自京口至惠予先生集益得讀其書以考其世夫自甲
子迄今四十四年矣先生是時年已七十有二而遺愛所
未盡復有名賢高足若九符使君者守其道以惠我時于
七十載之後河崑江岷仁者之澤豈不遠乎而京口去太
原三千里先生舉仲聯又後甲子二歲當此桑滄屢易尚

建昌府志 卷之二十四
得與四十年前之天涯兄弟重握手於庚桑舊地桐鄉棗社之間試與使君登楞華閣而騁望焉蒼山決水先生之風猶有存也此事之絕奇可紀者也仲聯負經濟才方嚮用于世先生所未竟仲聯行且竟之仁者有後于茲不爽而芳生晚不及見先生念祖父來之編氓澤深而復得身其庇于使君因緣景式表章之責其得辭乎因使君徵傳爲摭所知以應且補所人士紀載之闕

愚者大師傳

徐芳

愚者大師皖之桐城人也始居浮山自稱浮山愚者在天界爲無可師入匡廬爲五老一壽昌爲藥地或爲墨歷有訛呼木立者卽更爲木立云東海生曰皆非師本名也強爲之名宜曰愚者愚者幼負奇志父貞述先生領袖清流一時方之龍門元理愚者俊譽卽不減雲間二陸或且李長源曰之愚者以爲未知我也其自許乃如子瞻讀黨人傳時意常在范孟博愚者少時嘗避地金陵與吳門楊維斗陳卧子夏彞仲諸子善是時海宇多故寇自河汾西渡

肆躡豫楚衆且數十萬閭外束手短氣惟尾寇壑鄰異旦
夕緩責賦繁民感大勢岌岌在廷方恬嬉堂燕或洵拏作
同室鬪無與圖其艱者愚者憤甚則日從諸子畫灰聚米
籌當世大計或酒酣耳熱慷慨嗚咽拔劍砍地以三尺許
國誓他日不相背負當是時愚者意氣壯甚其牢騷噎鬱
一一洩之於詩今所存白門諸草氣韻沉頓彷彿漢魏人
音節雖年甫踰冠而詞坱老宿皆爲避舍後數十年歸西
竺遂披緇出見客當事欽其志操待有加禮尋以貞述先
生老還侍浮山子舍僧栖廉隅斬斬孺童婦女皆屏勿見

會浪和尚闡法天界愚者輟侍往禮咨決心要久而有得
遂師事之以避喧閉閤高座三載未幾貞述先生計至再
返桐江結廬三載有樂廬草已心圖曳尾溯江登匡廬五
老峯再入盱江訪所知愚山荷葉山中適山行脚遠出則
就所居草菴栖止凡三閱月寒鑪破灶晚汲晨芻皆手操
之愚者懵然不知爲何等頭陀也會有居士鴻莊者見其
筓頭一書咤之曰此桐城方密之筆也奚爲于是捉臂前
詰愚者辭不得匿爲喙然笑自是踪跡綻露壽昌青原相
次禮請柱杖所歷法鼓霆震諸方咋舌謂師故儒而當機

作畧乃能遠紹前祖若是愚者于古今書無不讀胸中全具七畧四庫又能編貫毫析究極微眇詩文力追古大家時出別調尤深莊易著述甚富于所見有浮山前後集數十卷大易時論十五卷泡莊九卷物理小識十二卷通雅十卷他宗門襍撰稱是同時有嘯峯者亦皖人嘗歷官都諫與愚者並師浪公先後主青原法席時稱皖江兩大師宜附紀道衍稱佐命善世雪庵爲護法沙門龍驤鳥逸皆有殺活大手應緣其間豈非近代以來絕竒一公案哉吾意以是始者之以是終也若愚者師天固于文人俠客高士真僧之外別創一格以位置之者也夫諸祖何處本問出身科目于今獅子座上現宰官身則釋重兩榜掄材所得不踰鄉相今于進賢冠裏開選佛場則儒重而數百年之科名亦重此又釋伽尼父東西分化來之兩大竒均是人也獨負數竒以遊天地間愚者之愚豈可及乎

柳夫人小傳

有序

徐芳

往歲行脚三吳聞柳夫人名甚沸已過訪虞山讀初學某中倡和諸篇未嘗不嘆其才之超逸香奩也昨歲聞虞山先生變惋嘆良久不知柳夫人事頃京口姜仲聯至始備述其從死狀蓋其末路乃能如此是可以爲天下之須眉勸而不止巾幗也賁皇使君有心人也徵言于芳次以應之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藐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烟以一

厠掃眉才子列爲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
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卽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
準公卽未曼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
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菴溪不如一見溫仲圭可當吾
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旣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詠
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擊鉢之頃蠻箋已
至風追電躡未嘗肯步地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鬟報賜宗
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壓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
也宗伯氣骨蒼峻虬柰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艷秀發如芙
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時亦孫之于時旗鼓各建閨闈
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于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
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逋晚歲多
難益就窶蹙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
嫌宗伯公墻宇孤峻結侶伺釁丙午某月宗伯公卽世有
衆驟起以責逋爲口實譟而環宗伯門搪撞詬誶極于覘
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
殉意至是泫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尚書寧盡負若
曹金卽負固尚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

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
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尚書側且
日郡邑得牘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
罪皆雉竄兔脫不敢復履界地構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
之爲用匹禮與尚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
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黎母游氏傳

徐芳

黎母別駕游君秩宗女也母生而慧穎幼隨兄就傳凡老
經論語及葩詩婦則諸書無不誦記遇事所觸輒能引証
待字十餘年克敦姆教父善病時母年僅十三朝夕父側
調治藥餌雖臧獲環前竟不假手宗族鄉黨無不以孝女
稱之者及笄而字配同邑黎聞甫聞甫成童已失怙所倚
命者惟太翁一人迨母于歸不數年而太翁又繼乃姑而
卒其白髮在堂者止一七十六姑也遭家不造煢煢在疚
一切家政悉屬于母無何聞甫本好學善屬文母篝燈佐

讀第以數艱鬱疾溘然物故其時黎母年甫二十三痛絕欲死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父秩宗解曰爾死是矣顧爾夫終鮮兄弟孳孳母子相依爲命爾死則上而太姑誰孝養之下而藐孤誰愛撫之且古今之稱節婦者不盡以一死報所天也與其哀毀骨立必欲殉節於地下孰若教子成名俾爾夫一生讀書未酌之願得酌於爾子不猶愈於一死之無聞乎於是母節哀順變嗚咽哽泣敬養太姑不御鉛華不赴燕席飲水茹荼歷數十年如一日今子詠年補弟子貪食餼有聲庠序間非母之教何以至此乃未幾而太姑復謝世孀一身內外家政悉母操持婚姻無嗟行野乞人不恨嗶蹴有朝不謀夕者則以告有夏不釋複冬仍衣絺者則以告有溝中委瘠道傍暴骨者則以告淑德徽音遐邇傳播嗟乎世之號鬚眉男子守橐金而不知所措惟思贏餘以遺子孫而黎母乃好施若此豈非女子中之好行其德者耶夫節而貞節而孝節而慈又節而達黎母蓋云備美矣曩余自海門歸問麻姑爰袖盤針浪遊至天竺庵見一峯竒聳數疊遠山村落百十家私念此深松叢篁瀾漫翠滴之處必有異人出焉乃鄉人爲余語曰子

不知此黎母村耶去東城七十里黎母卽生員黎詠年母也少寡至今四十年之死靡他且佞佛好施每值凶歲遠近貧窘咸資藉之前月某日有顆盜欲劫其家及明姓氏相驚悔曰此向時饑與粥寒與衣者胡忍犯之遂出境獸散後緝供吐如前語竟余喟然嘆曰一節婦而能使盜不入其家并庇一方不受盜禍盜其有良心者耶蓋節婦之性直與忠臣孝子同一肝腸而節婦之遭比干忠臣孝子倍加苦楚故節婦有難天地憐之鬼神救之余每取柏舟守義之什與蓼莪天保並咏一而賦之者此物此志也是爲傳

湯恪素先生傳贊

魏應桂

先生諱紹中字愚公號恪素南豐人也事二親以孝聞親旣歿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兄弟四人相友恭甚篤晚年惟次兄裕中存先生一飯不忍離伺其喜愠而順適之有司馬涑水風先生性好學博貫五經年十六督學錢公櫟錄入縣庠自是試輒前茅戊午甲子兩入彀而置乙榜久困諸生歷四十一載壬午始舉于鄉癸未成進士時齡五十七矣將館選同鄉在朝者咸以宿望推總憲李公邦華薦之尤力當是時年未踰四十者乃得入庶常或勸托強仕

之年以應先生曰始進而欺君也敢乎哉遂給假先歸順
治九年詔起山林隱逸巡撫夏公某亟欲繕疏舉先生而
先生以疾力辭改號長潛山人蓋其志在道德不慕富貴
當釋褐時已早定矣先生賦性仁厚不答一僕不殺一牲
凡賑濟施粥修道路葺橋梁等事莫不拮据樂爲而自奉最
儉常曰儉者不奪人吾非節用安能不妄取乎長子來賀
之任維揚先生載米餉之手書千百言舉古之循良廉吏
以爲鵠語不及私迨分巡東粵所訓亦如之來賀兩任沃
土茹蘖飲冰又嘗平反數百人至今兩地士民念之不替
實庭訓所致云廣昌魏應桂曰予年與先生相若甫少壯
卽訂交讀其文章奔放雄偉視其人則又謙和平易也賢
者固不可測矣乃其持躬訓子之際抑何嚴乎人知長君
之廉而不知先生之廉知長君之善平反而不知先生之
好平反如先生者可不謂儀型焉先生之祖月軒培亭兩
公樂善數十年父純齋公以孝廉講學崇祀鄉賢世德相
承源遠流長信矣

一錢生傳

徐芳

東海之濱有某生者家貧自其終身經營操作彙所贏不
 踰一錢也稍溢必蹶而覆以返其故因號一錢生生既窮
 老念所見富貴家困廩筐篋珠玉金帛之屬紛滯委積恒
 苦不勝用而身所受之嗇如此也意不可忍乃具牒而訟
 之于神神告之夢曰子謬矣彼所賦者厚而子得其薄我
 終不能易薄者使厚子休矣一錢生訴不已神曰需之過
 此三日往天將隕大火于地化為石其烈可枯海子自廬
 之東走數里有石斗大許色赭然者即是也誠攬而沃之

洪濤之中卽螭宮之珍貝可盡出而富將與國埒矣生受教越三日早起果于廬之東數里許得斗大之石赭然者生狂喜曰我富矣我富矣遂攬而擲之于海有頃海沸立焦涸數十丈下視其底之沙粲然皆金色生意弗屑也瞪而立以望其所謂珍貝者海神泐告于王王命索之知崇由赭石移于听一錢生不知也斯頃水復潮大至生卒不意駭而走又不暇掬取倭而仄其底之沙盈掌歸燬之得金錢許而其爲一錢生如故海上翁曰異哉生之騖也使生于海波初落之時無必出其珍貝之心隨所有取之

卽金沙可矣豈必竭螭宮之藏而後爲富乎識以利昏貧爲神美天上之火一墜不可再也甚矣生之計失也或曰命也生不忍其一錢之嗇而訟之于神神憐而畫之冥之金沙之內而其一錢復如故也此其所以爲命也設使海枯及底其藏非生得有也或曰不然生天下之奇福人也而不自知乃神固善全之也今夫困廩筐篋珠玉金帛之屬取其適于用也然遇是則將有縲心楛神之憂與夫兵火官司寇盜意外不測之患而身之所得而奉則止此也今使生衣不至凍食不至飢而遐視其橐中頗常有此一

錢之餘溢是原憲顏淵輩之所異望而未能而鄧通石崇
盧杞諸人之所媿悔爲莫及者也天下之奇福孰過是乎
幸也生于海之金沙有不屑也假令屑之而恣取之亦可
以富而生憂矣或遂竭螭宮之藏有之而生之患乃益大
矣予故以神爲善全之也愚山子聞而嘆曰有是哉使予
之羸有如生者將謁神而報賜焉笑訟也生謬矣生謬矣

李卓吾讓罵者傳

徐芳

頃錢牧齋宗伯語予云十數年前吳郡秦生某同載比舟
中往往罵李卓吾不寘宗伯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
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人斯而
亦罵我生大惧翼日市楮幣羨飯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
尋愈語宗伯曰卓老真異人愚山子曰生何前倨而後恭
也或曰卓老生平罵人死乃不許人罵可謂恕乎愚山子
曰有卓老之胸與眼者罵卓老可也世之罵卓老者皆卓
老之所謂子何人斯者也





